



繼續當好國家發展的「局內人」和貢獻者

議事論事

林鳴謙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十四五」收官與「十五五」開局的交匯點上召開，所釋放的信息很清晰：在外部不確定因素增加、內部轉型壓力交織下，國家仍然堅持穩中求進、提質增效，強調政策集成效應與前瞻協同，為來年經濟工作定向把脈，也為「十五五」良好開局壓艙蓄勢。在改革開放的輝煌歷程中，香港從來不是旁觀者和「局外人」，未來要繼續當好國家發展的「局內人」和貢獻者，關鍵在於把中央的決策部署轉化為可以做、做得成、做出實效的具體行動。

會議部署的八大重點任務，前兩項就直指方向：一是「堅持內需主導」，落腳在提振消費、居民增收、擴大服務供給、釋放服務消費潛力與高質量推進城市更新；二是「堅持創新驅動」，提出建設包括粵港澳大灣區在內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完善新興領域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並創新科技金融服務。同時，會議也強調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

持續防範化解重點領域風險，並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着力穩就業、穩企業、穩市場、穩預期。這些部署與香港的產業結構、制度優勢和灣區定位高度融合——不是「可以參與」，而是「必須參與」，更要「參與得更深、更實、更有貢獻」。很多任務與香港息息相關，香港要依託金融中心、服務業優勢與創科定位，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打造灣區服務消費圈

首先，「內需主導」這盤大棋，香港能貢獻什麼？很多人一聽內需，就以為只關乎內地消費，其實香港正好能在「服務消費」上補位、增值、擴容。會議明確要求擴大優質商品和服務供給、釋放服務消費潛力。香港要做的，是把「盛事經濟」變成產業：把會展、演藝、體育、旅遊、餐飲、零售、文化創意串成一條完整價值鏈，並與深圳、廣州形成「一程多站」的灣區服務消費圈。更具體地說：跨境旅遊不只是來港購物，而是把醫療、教育、檢

測、專業諮詢、文化體驗做成可標準化、可預約、可支付、可投訴、可評價的一套「灣區服務」；把口岸周邊、北部都會區與核心商圈的交通、支付與資訊服務打通，讓人流真正轉化為消費與就業。這種「以服務帶動內需」的路徑，能讓香港獲益良多，更能幫助國家把超大市場的潛力提升為內生動力。

其次，「新質生產力」與「灣區科創中心」，香港更是密切參與者。會議要求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深化「人工智能+」、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創新科技金融。香港在這些方面的「局內人」角色和貢獻倍受矚目，特別是「深圳—香港—廣州」創新集群在全球首屈一指。既然是局內人，就不能停留在「科研做得不錯」、「創業氣氛不差」的層面，而要把灣區優勢真正組織起來：香港以基礎研究、國際合作與普通法知識產權制度見長；深圳以工程化、製造鏈、應用場景見長；廣州在產業體量、平台型企業、科研教育資源上見長。香港要加快把河套與北都做

成「研發—中試—量產—出海」的跨境走廊，讓科研成果不止停在論文，而能在灣區完成產品化與規模化。更要用好香港的科技金融：不只靠IPO，更要把創投、私募、併購、科企債、綠色與轉型金融、保險風險管理串起來，讓金融真正服務硬科技、服務中小科企，回應會議「創新科技金融服務」的要求。同時，AI的治理與合規也要走在前面：會議提出「完善人工智能治理」。香港完全可以在跨境數據合規、AI應用倫理、知識產權交易與仲裁等方面形成可複製的灣區規則與示範，讓「國際化」切實轉化為制度供給能力。

為內企提供「出海服務鏈」

再者，尤為重要的是高水平開放下的香港貢獻。會議提出完善海外綜合服務體系、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等，香港則要發揮「內聯外通」作用，並以我國唯一普通法司法區的特殊地位，在「走出去」、「引進來」與制度型開放中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這句話的現實含義，是

要香港把「專業服務」做成國家能力的一部分：把法律、仲裁、合規、稅務、融資、風控、ESG、供應鏈金融等打包成「出海服務鏈」，讓內地企業「走出去」更穩、更省、更合規；同時把海外資金、技術、人才、項目更順暢引進大灣區，服務國家更高水平開放。外部環境越複雜，香港越要用專業與規則提供確定性；風險越多，香港越要把風控與合規做成競爭力，這也是「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的題中應有之義。

「局內人」不是一句虛言，而是要把國家部署變成香港的工程表、路線圖、成績單。今日香港，既面臨由治及興的新局面，也處在改革發展的關鍵期，要認真學習領會會議精神，真正讀懂中國經濟，認清方向機遇。唯有把「內需」轉為服務升級與民生改善，把「創新」做成灣區協同與產業落地，把「開放」做成專業服務與制度供給，才能在「十五五」期間把制度優勢轉化為發展優勢，才能真正在不確定中把握確定，在壓力中打開新局。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黎智英纍纍惡行終逃不了法律制裁

新聞背後

梅若林

今日，香港特區法院將對黎智英涉所國家安全案作出判決。這宗開審超過150日的國安要案，過程絕不平凡，法官遭受外部勢力長時間的恐嚇威脅，反中亂港勢力又三番四次炒作所謂的「人權自由」，以至黎智英本人的健康問題等等。但香港司法機構和相關人員抵住了壓力，嚴格遵從司法獨立原則，依法公平公正公開進行審訊，展現了維護法治的決心。今天的判決，是香港社會堅定維護國家安全、維護法治精神、維護繁榮穩定意志的體現。

黎智英案是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以來，第一宗涉及「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而不認罪的案件，其自開審以來一直備受各方重視，不僅因為此案牽涉黎智英等亂港頭目，而且案中還公開了大量有關2019年黑暴的真相和細節，揭露了事件背後不為人知的黑幕。黎智英案審訊的不只是反中亂港勢力，案件本身也可以說是對黑暴事件的一次全方位還原，同時是對

香港國安法實施精準程度的一次有效檢驗。而自案件開審以來，香港就一直面對來自不同方面的攻擊抹黑，外部勢力更是大打「人權牌」、「健康牌」、「宗教牌」，試圖「撈救」黎智英。但這些「場外招數」在香港高度的法治之下沒有得逞，而且無不被證實盡是抹黑香港司法的謊言。

破壞審訊伎倆無法得逞

例如，所謂的「未審先囚」，實質是黎智英早於2022年因欺詐罪入獄5年9個月，如今刑期尚未結束；至於「單獨囚禁」，也是依據黎智英本人意願而實施；而黎智英的代表律師也澄清，不領取聖餐是黎智英個人的決定，及後據悉，黎智英已於去年底開始領取聖餐；到了今年，黎崇恩等人又開始炒作黎智英「命不久矣」，然而黎智英在庭上公開作偽時，中氣十足、精神抖擻，根本與「就死」的說法相距甚遠，而其本人亦沒有就懲教署提供的醫護服務作出任何投訴。

這些干擾審訊的伎倆，不僅無法替黎

智英消罪，反而說明了本案的複雜性、說明案件的嚴重性。在150多日的審訊期間，控方披露了大量人證物證。

早在2019年10月，黎智英就已經開始赴美會見美國官員，呼籲美國政府制裁香港特區，對國家實施敵對行動。即使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後，黎智英仍透過不同帖文、專欄及訪問，要求外國政府對國家和香港實施制裁，揚言應進行報復懲罰、取消香港的特殊貿易地位。黎智英不但與美國前副國防部長伍夫維茲、前陸軍副參謀長基恩、前駐港總領事郭明瀚等多名美國高官保持聯繫，還透過助手Mark Simon聯絡美國時任國務卿蓬佩奧當時的女助理。試問，若黎智英只是一個普通的香港傳媒老闆，為何竟能獲這麼多美國高官的重視？

而涉案罪行中的串謀協議，共謀者包括黎智英本人、劉祖迪、黎智英當時的私人助手Mark Simon，還有從犯證人陳梓華、李宇軒等人。陳梓華作供時，表示2020年他與黎智英、劉祖迪等人在台灣會面，黎智英指示展開國際游說，不但要向外國

政府傳達香港情況，還要爭取外國政府的譴責、把外國政府「枱底人」的意見帶回香港，並與「枱底人」建立關係，敦促他們對香港實施制裁，甚至推翻中國政權。

此外，本案的審訊亦揭開了所謂《蘋果》「言論自由」的真相。例如黎智英作為《蘋果》的老闆，全程操控編採過程和內容，「編採自主」根本不存在。以「從犯證人」作供的前《蘋果》副社長陳沛敏就表示，「如果黎智英不出聲」，也許《蘋果》才會存在編採自主；而該報主筆楊清奇則形容，《蘋果》是「烏籠自主」，不論社評或論壇版，所有文章都必須跟隨黎智英個人的觀點，不能與他作對。

人證物證確鑿無可辯駁

控方強調，黎智英塑造的是一個失實的形象，把《蘋果》描述成香港核心價值的守護者，完全是誤導。事實上，大量證據明確指出，有人透過《蘋果日報》發表多篇煽動性文章，美化反政權的暴力行為，又要求外國懲罰、制裁香港。這些都跟所

謂香港的「核心價值」沒有任何關係，其本質是在背叛國家利益和危害國家安全。

在如此清晰而具體的證據鏈面前，黎智英的代表律師卻不斷提出大堆程序挑戰，包括法律專業特權及新聞材料爭議、就聘請英國大律師Tim Owen辯護被拒提出司法覆核及永久終止聆訊、就檢控期限提出爭議等等。外國反華政客更是無所不用其極，兩年來不斷對法官施壓，恐嚇要實施制裁。然而，這些手段非但沒有影響審訊的推進，反倒成為了檢驗香港司法獨立的試金石，讓判決結果更具說服力。

自2019年爆發黑暴以來，香港雖然已從由亂到治邁向由治及興，但不能忘記，過去慘痛教訓，必須讓正義得到伸張、讓法治得到彰顯。這150多天的審訊中，我們看到了司法人員的高度法治精神，控方律師專業的能力。各界相信，本案將在公正、公開的情況下迎來判決，以全面嚴謹的證據和法理邏輯，讓全世界看到香港的高度法治精神，以及維護國家安全的堅定立場。

特朗普政府混亂和不穩定的對華政策



學者論衡

劉兆佳

美國政府近日發布了2025年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全面闡述了特朗普政府在維護美國國家安全上的思想和政策。在過去很長時間，人們對美國每年發表的《國家安全戰略》都不會太重視，因為美國總統在外交、軍事和經濟上的行動都往往會因應國際形勢的變化而偏離其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的指引。然而，今年發表的《國家安全戰略》是特朗普第二度成為美國總統後的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鑒於特朗普的言行經常出人意表，而且往往朝令夕改、變幻莫測，因此不少人希望在此份《國家安全戰略》中找到一些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清晰性和穩定性。可惜的是，這份文件的唯一清晰性和穩定性是特朗普政府顛覆了美國二次大戰後特別冷戰後美國建構的、反映美國長期倡導的所謂自由國際主義國際秩序，而其他方面則極為不清晰，甚至頗為混亂。

美國資深外交學者理查·哈斯（Richard Haass）12月8日撰文稱：「美國曾經是其領導的國際聯盟和國際機構的基石，是民主和人權的捍衛者，並隨時準備為維護法治和世界力量的平衡而犧牲。如今，這個時代已經結束。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美國行動更取決於如何直接惠及美國經濟、美國企業以及國土安全的世界……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一個歷史時代正在落幕，一個新的時代即將開啟。」

然而，不少專家學者卻紛紛指出，這份《國家安全戰略》的內容自相矛盾的地方頗多，不單是因為特朗普政府內部存在對美國國家安全的不同理解和對策，也因為他們對美國的國力和能力有着不同的評估。《國家安全戰略》的內容基本上是美國政府內部各方勢力互相妥協的結果。這份文件的自相矛盾之處在美國對華政策上

亦顯露無遺。

最近以來，美國的戰略精英對於中美之間的國力對比的研判有明顯差異。超過一半的人仍然覺得無論在任何一個領域、包括硬實力和軟實力，美國依然領先於中國，因此起碼在未來一段時間，美國仍然可以用「實力」來對付中國。以此之故，中國尚未成為美國的「同級對手」。不過，越來越多的美國戰略精英則意識到中國在過去十年在經濟、軍事和科技上突飛猛進，已經成為了美國難以遏制的「同級對手」或者「準同級對手」，美國因此需要尋求與中國和平共處和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

重心調整並持續遏華政策

特朗普於2025年再度出任美國總統後便馬上向中國發動更凌厲的關稅戰和貿易戰，然而卻在中國的精準和強大的反擊後鐵羽而歸。在吸取痛苦教訓後，特朗普開始意識到中國的國力強大，因此主動提出與中國「休戰」，並對中國的要求作出一些積極回應。一些美國學者甚至斷言特朗普已經徹底放棄了他在第一屆總統任期內的旨在遏制中國的戰略。種種跡象顯示，特朗普已經把中國視為「準同級對手」。今年11月，特朗普在與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韓國釜山會晤時對外喜滋滋和不經意地宣稱中美「兩國集團」很快便要開會處理重大全球事務。

最近，美國確實採取一些行動來修補或改善與中國的關係。特朗普與習近平在韓國釜山的會晤讓中美的貿易戰和關稅戰「休戰」一年，雙方對對方亦在貿易和關稅上作出一定的讓步。《國家安全戰略》表示美國要讓美中經濟關係再平衡，把互惠與公平置於優先地位，從而恢復美國的經濟獨立。對華貿易應實現平衡，並聚焦於非敏感領域。《國家安全戰略》更罕有沒有提出中國是美國面臨的主要外交政策挑戰。11月，特朗普批准英偉達向中國出

售較為先進的H200芯片。此舉正值美國對華採取一系列和解姿態之際。據報道，白宮政策副幕僚長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的任務是阻止任何可能危及與北京達成潛在貿易協議的美國政府行動。副總統萬斯一直在附和中國的言論，而美國政府實際上否決了一項要求企業在關鍵芯片上優先向政府提供購買權的法案。

《國家安全戰略》亦似乎意味着美國正在進行戰略收縮。美國不再把全世界作為其戰略利益所在，而是把西半球作為戰略重心，這是二戰後美國國際戰略的重大變化。《國家安全戰略》強調：「在多年忽視之後，美國將重新主張和執行門羅主義，以恢復美國在西半球的主導地位，並保護我們的本土以及我們在該地區關鍵地理位置上的准入。我們將阻止非半球的競爭者在我們的半球部署軍事力量或其他具有威脅性的能力，或擁有、控制具有戰略重要性的資產。這種附加在門羅主義之上的『特朗普原則』，是一種常識性、且有效恢復美國力量和優先事項的做法，符合美國的安全利益。」不少人傾向將這段話解讀為美國對「勢力範圍」的默認接受。美國將在西半球佔據主導地位，俄羅斯和歐盟將在歐洲自行解決問題，而中國只要不走得太遠，將在亞洲的未來擁有很大的發言權。

不過，如果只根據上述的一些變化而認為美國已經認識到中國的強大、所以不尋求遏制中國或者不會阻撓中國的統一，就太天真了，甚至是草率 and 危險的論斷。畢竟，大部分的美國戰略精英仍然把中國當作首要戰略競爭對手，不願意放棄遏制中國的念頭，而這些人仍然充斥在美國政府內部。反華議員仍然是美國國會的大多數。美國絕大部分所謂的人權組織、媒體、和非政府機構都以反華為宗旨。特朗普根本沒有能力徹底消除各種反華勢力，反而它們有不少機會破壞特朗普的對華政策。

再有就是，這些反華勢力日後還有可能捲土重來成為美國的執政者。事實上，就算在《國家安全戰略》中，意圖遏制中國的行動亦比比皆是。

美將更孤立加快衰落進程

首先，作為全球經濟的重鎮，印太地區仍是美國的戰略重心所在。在「美國優先」和「讓美國再度偉大」的大轟下，美國不可能會容忍中國成為印太地區的「霸主」，從而把美國從印太地區攆出去。《國家安全戰略》因此提出要拉攏美國在印太地區乃至歐洲的盟友對中國進行經濟、貿易、科技、投資和戰略上的遏制。在軍事上，美國則要與其盟友一起在印太地區集結足以克制中國的軍事力量。為了遏制中國，台灣對美國而言在戰略上非常重要。《國家安全戰略》稱：「我們也將維持美國長期以來在台灣問題上的公開政策，即美國不支持對台灣現狀的任何單方面改變」，「我們將建造一支能夠在第一島鏈任何地方阻止侵略的軍隊。但美國軍隊不能、也不應獨自承擔這項任務。我們的盟友必須挺身而出，為集體防衛投入更多——更重要的是，付諸更多實際行動……這將把第一島鏈沿線的海上安全問題聯結起來，同時增強美國及盟友阻止奪取台灣、或阻止任何使我們在台海防衛上處於極端不利地位的企圖的能力。」質言之，既然第一島鏈對軍事遏制中國非常重要，而台灣又處於第一島鏈的關鍵位置，則美國斷不可能容許台灣回歸中國，反而會連同其在歐洲和亞洲的盟友阻撓中國的統一。

第二，既然西半球是美國的首要戰略要地，則美國不但要擴大其在西半球的霸權，更要阻止西半球以外的國家染指西半球。特朗普上台後便急不及待宣稱要吞併丹麥屬地格陵蘭、把加拿大變成美國的第五十一個州和奪回巴拿馬運河。美國正在用威逼利誘手段促使拉丁美洲國家疏遠中

國和削減與中國的經貿與科技合作。美國又覬覦委內瑞拉的首屈一指的石油蘊藏量，因此對委內瑞拉步步緊迫，包括軍事施壓和推翻馬杜羅政權。在描述美國對拉丁美洲的戰略時，《國家安全戰略》基本上沒有提到中國，但其要把中國從拉丁美洲攆出去的意圖卻是再明顯不過。目前，中國是絕大部分拉丁美洲國家的貿易夥伴，而且中國在拉丁美洲的影響力正在與日俱增，因此難免會引起美國的忌憚和不安。《國家安全戰略》直白地宣告：「非半球的競爭者已經在我們的半球取得重大進展，既是在當前經濟上令我們處於不利地位，也可能在未來用危及我們安全的方式進行布局。在缺乏嚴肅反制的情況下任由這些滲透發生，是近幾十年美國在大戰略層面犯下的另一大錯誤。」在未來的日子中，拉丁美洲和印太地區肯定是中美戰略交鋒愈趨激烈的戰場。

總體而言，2025年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顯示的是一個混亂和不穩定的對華戰略。一方面美國無可奈何地承認中國當前的國力已經與美國勢均力敵，日後還有很大機會會超越美國，另一方面美國卻仍然認為自己有足夠的實力繼續遏制中國並且有機會取得成功。然而，考慮到美國的國力已經今非昔比，甚至呈現不斷下滑的趨勢，因此根本沒有足夠的實力去達到其要遏制中國的戰略目標。更關鍵的是，美國所希望拉攏的盟友和那些被它欺壓的國家都越來越清楚知道，美國在遏制中國方面只會越來越力不從心，而且它們在安全與經貿上與中國的關係只會越來越密切，反而那個實施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和損人利己政策的美國亦不可能為它們提供豐厚的利益和好處。因此，美國那種仍然充滿惡意和不切實際的對華戰略不單不可能成功，反而會令美國在國際上更趨孤立，並且加快美國的衰落進程。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